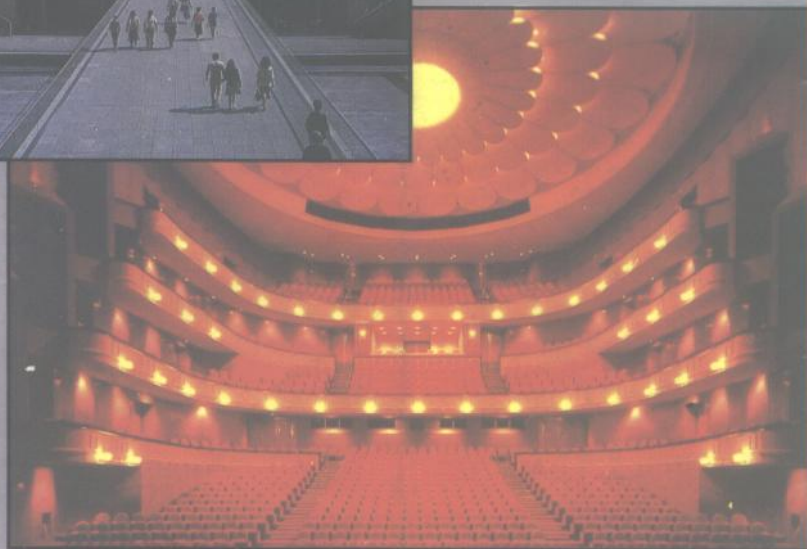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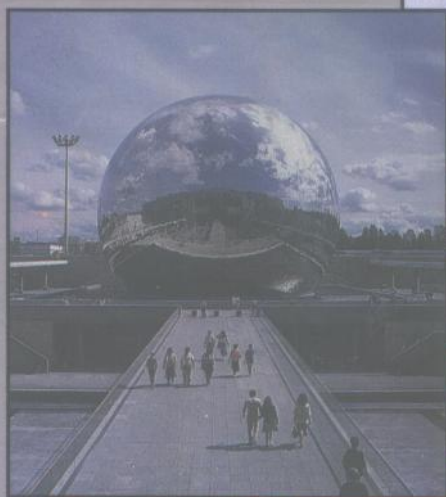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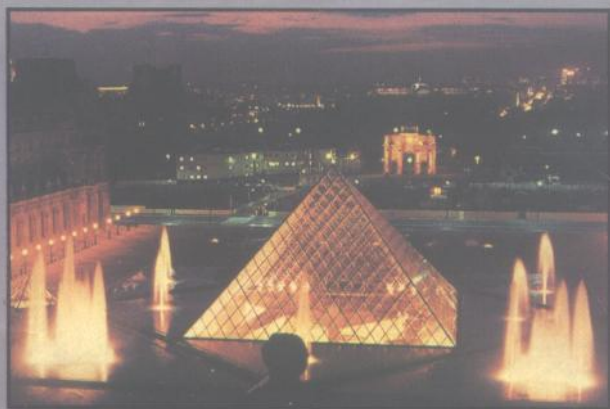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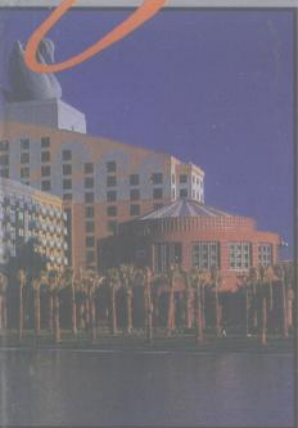


80年代世界名建築100例



TU-88
Z105

80年代世界名建築100例

曾昭奇 编

科学技术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3 号

责任编辑:赵 虎

80 年代世界名建筑 100 例

曾昭奋 编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天津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20 印张 9.8

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 070

ISBN 7-5308-1266-1/TU·101 定价:45.00 元

· 序 ·

80年代世界建筑的简单轮廓

曾昭奋

根据所能得到的资料和信息,我编选了《80年代世界名建筑100例》。其中大部分是我们较为熟悉的世界著名建筑师的成功之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原苏联各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因为未得到较满意的资料,所以没有选定其作品,虽然在这些国家中也出现了很不错的新建筑。作为一个时代的纪录,作为一项专业资料,这100个实例(分布在40个国家和地区中),有助于我们对80年代的建筑作一次初步的回顾。

建筑是时代的纪录,是历史和文化的积淀。人们总愿意回头看看它给后代留下些什么值得纪念的东西。当颂歌、炮火和祈祷声沉寂下去的时候,建筑仍在默默诉说着,成功与失败,光荣与悲壮……。前人已经揭示的建筑的这种“特异功能”,颇影响了古今中外一些达官贵人的心理和行为。在他们权钱隆盛或行将就木之时,总喜欢搞一些惊世骇俗或自以为永垂青史的“建筑丰碑”,既为了生前的享受和显赫,也为了在地球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建筑的这种“特异功能”,更使一些才华出众、机遇难再的建筑师,随时寻找、瞄准各种间隙,殚精竭虑,拿出来一些前无古人的作品,不仅是为了有限的设计费,也为了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业迹。建筑成了时代的纪念碑,也成了个人的纪念碑。

50年代留下了——

联合国大厦、马赛公寓、利华大厦、莫斯科大学主楼、朗香教堂……

60年代留下了——

环球航空公司(TWA)航站楼、柏林爱乐音乐厅、东京代代木体育馆、圣路易市纪念拱门……

70年代留下了——

悉尼歌剧院、希尔斯大厦、蓬皮杜中心、意大利广场……

80年代刚刚过去,留下了——

波特兰大厦、筑波中心、香港汇丰银行、卢浮宫金字塔和拉维莱特公园……;留下

了模糊的身影和乱糟糟的论争。

每一个建筑物后面都带着一连串人物和故事，随着岁月的流逝，它们之中有的将被历史淘汰，而一些暂时仍被泥沙淹没的“怪物”或“平凡”之作，却将重展芳华。

纵观整个 80 年代世界建筑的发展，由于离我们太近，反而显得模糊。试作评论，则难免偏颇片面，各执一词。准确、客观、公平的褒贬和结论，只好留给后人去做。这里，我们只可能为它勾勒出一个粗糙的轮廓。

●多元化的轮廓

首先，现代主义并没有死去。它在继续发展，变化，充实。尽管人们为它的新一代或新的变种起了许多好听的或难听的名字，尽管它吸取、融汇了甚至是它的反对派的观念，尽管仍有人提出批评或为之辩解，它仍然没有离开理性主义重功能、重技术的基本思想和传统，也没有回过头去向学院派和多种形式主义者妥协。仍然拥有大量的主顾和观众。赫兹伯格、埃里克森、法斯特、丹下健三、贝聿铭、罗西、柯里亚和较后起的一批建筑师（如赛弗特、皮亚诺、迈耶、佩里、扬等），他们已经摆脱了或者从来就不曾受到国际式的羁绊，在创作上表现着新的主动性。人们所说的“多元化”中的许多有活力有意义的部分和派别，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在现代主义的原则基础上发展和传播的。

其次，后现代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 80 年代里，它在实践中树立了一批属于它自己的纪念碑式的建筑。它已取得了成就，也暴露了片面性；既为人们所瞩目，也遭到批评和诘难。人们曾经把许多与现代主义对着干的派别和建筑师划归后现代的行列。实际上，它的庞杂队伍中的某些成员，在理论和行动中选择的是一条狭窄的道路，过多的低级趣味和形式主义嗜好，还有可能导致自己的衰弱和短命。连詹克斯也不得不承认，它发展得太滥太俗。事实说明，以一种远非健全、严谨的理论和行动来取代现代主义，不可能是坚强有力的，也不可能长久奏效。后现代建筑 30 年的历史表明，即使在目前这个“后现代时期”中，现代主义也没有被它所取代。现代主义从后现代对它的批评中吸取了营养和合理的成分，而批评者本身却由于部分“武器”的陈旧、落后，反而成了被批评被奚落的对象。相互批评，相互暴露，又相互竞争，相互吸取，成了我们这个年代的时尚。正是在这种风气之中，后现代建筑在世界建筑发展的途程上，获得了时间和阵地，许多被视为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如约翰逊、矶崎新、格雷夫斯、文丘里、波菲尔、斯特林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作为一个“时期”，后现代还没有结束。

在后现代建筑的理论和实践中经常出现的 Contextualism 一词，在中国多被译为“文脉”或“文脉主义”，而“文脉”又常常被理解为“文化脉络”甚至只剩下“文化传统”的含义。这种片面理解，或系复古主义者所为，或正中复古主义者下怀，终于不胫而走。按 Context 原指文章中“上下文”（的关系），移用到建筑或建筑所处环境中，大抵可理解为“左邻右舍”（的关系）。Contextualism 只能是“文章的脉络”，而不是“文化的脉络”；在建筑中也就是“重视环境”的意思。环境，当然包括文化在内，但内容要具体、明确得多，而且是近在眼前，并不是虚无缥缈。霍莱茵的蒙澄拉德巴赫市立博物馆、文丘里的伦敦国立美术馆扩建、斯特林的斯图加特州立新美术馆增建新馆等，我们

说它们是 Contextualism 的,指的是它讲究与“左邻右舍”搞好“关系”,尊重所在的环境,而并非是什么“脉”。当“文脉”跳动的时候,的确是“脉脉含情”,很有文化,很有传统意味,极易为我国的复古主义者视为知己。

第三,解构主义在欧美一些国家中兴起,而且有了第一批方案和建筑物。从形式看,它好像是俄国构成主义的还魂和延续,也好像是随心所欲的拼凑和胡闹。但是从它的理论探索和审美观念看,它却是西方解构主义哲学思想的直接反映,有着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迥异的品质和作风。盖里、埃森曼、屈未、科尔哈斯、欣麦布劳、哈迪特等,都已拿出了设计方案,有若干设计已建成投入使用。

许多建筑师都爱谈自己的“建筑哲学”,但直接求助于哲学和哲学家者并不多(赖特引用了老子的话)。德国有一位哲学家说过:“哲学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家园。”解构主义建筑就似乎成了解构主义哲学的“家园”了。只有解构主义哲学家才能对那些不可理喻的建筑形象作出解释。建筑设计者和使用者、欣赏者不再满足于既有的美学原则和评价标准。但是,并不是所有拿了解构建筑作品的建筑师都信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当解构建筑的形象调动和刺激人们的神经时,费解、误解、曲解和不可理解同样会令人心满意足。目前,解构建筑仍然只活跃在少数国度里,我们尽可在一旁欣赏之。

在 80 年代,有几位新一代建筑师在世界建筑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巴黎的鲍赞巴克(1944—)、日本的安藤忠雄(1941—)和瑞士的波塔(1943—)。鲍赞巴克在设计中表现得机智而灵活。不论是小建筑或大建筑,不论是普通住宅或公众音乐殿堂,他常常以简练、新颖的笔触、少而精的细部和部件,使看来十分平常、质朴的建筑别具风采,醒目而讨人喜爱,犹如文章中的警句,画龙点睛。安藤在对待建筑所处环境时的匠心创意显得老练而深沉,他的不少建筑作品成功地创造了陶渊明所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境界。他在应用素混凝土作饰面时独辟蹊径,使他的作品表现力大大超过 50 年代现代大师们的同类设计。中国建筑学生中出现的“安藤热”,正说明他的作品在青年中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波塔带着乡土特色建筑的成功经验和风格平步踏进了大城市建筑的创作中,使城市现代建筑的庞然大物怡然带着乡俗和手工业精雕细砌的诱人风韵。这三位建筑师各有自己的经历和追求,但他们都是首先从设计小型的普通的建筑物崭露头角的。他们的作品表现了青年人特有的开创性和灵活性,很难把他们划归在现代或后现代或解构主义的队伍中。但是,这一类建筑师的成长,他们的成就、活动、思维、手法,却有着清晰的脉络,更能与当今大多数人的“口味”和情感相投。他们的根基是现代的,他们兼具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某些特点而避开了两者的极限和偏颇,成为 80 年代世界建筑舞台上的天才演员。

●若干倾向

在建筑思潮多元化的局面下,建筑实践表现出若干特点和倾向:

第一、影响建筑师思想和建筑创作的,不是技术方面,而是人们的审美标准和价

值观的变化。技术和材料不再是设计和建造的重要障碍,观念的变化却迅速地建筑中表现出来。社会思想的活跃或僵化会体现在建筑思想和形象之中。波兰人、匈牙利人大造其教堂,而西欧北美建筑界首倡并热心于解构主义,当然只能从意识形态方面而不必在技术方面去寻找原因。日本有人认为,80年代里,在技术上值得一提的只有两个建筑物。一是香港汇丰银行新厦的精密“制造”(不再是工地上传统方式的“建造”),一是多伦多体育场可移动的巨大屋盖。建筑物光凭本身的体量或粉饰已难以引起人们的关注,而传统与非传统,理性与非理性,美与丑,结构与解构,明确与模糊等这些非技术、非物质的东西,却在建筑舞台上得到充分的表演,反过来又对人们的观念和情绪产生新的影响和冲击。另一方面,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方面的许多新进展新认识,对开阔建筑师的眼界,活跃建筑思想和创作,也起着积极作用。解构主义哲学和哲学家与解构建筑和建筑师的接触和勾结,是哲学对建筑学的直接渗透和干涉。

第二,经济的发展和会社需求的增长,为建筑提供了空前的消费市场。钱多了,一般市民的需要被普遍关注了。反映在建筑中,是经济观念的淡薄和民主观念的增强。一方面,不顾材料价格和施工费用的豪华建筑随处可见。另一方面,为多数人享用的城市建筑场所也到处出现。波特曼所提出的“人看人”的共享空间,在80年代已传播至世界各地。筑波中心被誉为“不用买票”就可进入和欣赏的公共场所。许多城市大型建筑物的架空底层、城市规划设计中留下的绿地和园林小区等,也成了市民“不用买票”即可享用的休息场地。在建筑、城市和环境科学中出现的新理论、新课题,有许多就是由对公众的生活质量的忧虑和思考出发的。

建筑中民主观念增强的另一种表现,是建筑评论在某些国家中的空前发达。建筑评论已经成为传播媒介中的重要内容,许多普通日报或杂志开辟了建筑评论专版。建筑评论在提高公众的建筑知识、活跃建筑创作中有明显作用。出现了不少专职的建筑评论家,出现了一个建筑作品竟获得上百篇甚至几百篇评论文章的盛况。普通市民把一个建筑物当作一本小说、一部电影来品评、欣赏,凭添了生活中的情趣和色彩。在不少国家中,为了避嫌,建筑师常常回避对同行的作品进行评论。这可能是促成产生专职建筑评论家的原因之一。

第三,在建筑类型方面,70年代的“旅游建筑热”已被80年代的“博览建筑热”所取代。不同主义不同流派的建筑师都涉足于博览建筑。英国伦敦的克罗画廊,巴黎的卢浮宫金字塔,西班牙的古罗马艺术博物馆,美国的洛杉矶现代美术馆和明尼尔博物馆等,都出自名师之手。博览建筑数量大增,也是过去10年中设计水平提高最快、思路最为活跃、形式最为灵活多样的一种公共建筑类型。与博览建筑相联系、相影响,各国文物建筑的保护和维修活动更活跃,更科学,更加富有成效。关于文物建筑的国际公约和宣言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拥护。继70年代埃及因建设阿斯旺水坝而迁移Abu simbel神殿之后,又有80年代印尼修复婆罗浮阁和中国整修万里长城的文物建筑保护活动的壮举。

第四,国际学术交流空前活跃。除了多样的国际性、地区性学术活动外,国际

建筑设计竞赛的频繁举行，都有助于我们这个专业学术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激励建筑师的创作意识和竞争意识。日本、法国、埃及和前苏联等，在 80 年代都主办了国际大赛。据日本《新建筑》杂志公布的资料，1989、1990 年两年中，在日本主办了 13 次国际建筑设计竞赛，共有 501 人次获奖（其中日本人 366 人次、中国人 37 人次，日本及中国以外的国家 98 人次）。英国《建筑师周刊》（AJ）1989 和 1990 两年共刊出各国举办的重要的国际建筑竞赛消息 52 宗。这类设计竞赛活动，成了建筑师、尤其是青年建筑师最愉快的节日。可惜的是，在 80 年代的国际大赛，即使如东京的国际论坛（广场）和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那样的国际大赛中，也没有出现令人惊叹的方案，可见创作之难。

除了设计竞赛之外，各国还有名目繁多的长年性的或一次性的对建筑师或已建成建筑项目的颁奖、评奖活动。日本从 1989 年起，每年颁发一次国际文化大奖，把建筑师跟雕塑家、画家、音乐家和戏剧家一起列为颁奖对象。在国际上影响较大的还有帕拉第奥奖、阿卡汗奖以及普利兹凯奖等。这些活动有助于增进各国建筑师间的了解和友谊，提高建筑师的国际地位和社会地位。

第五，普通人的住房问题继续为各国所关注。在我们看来，一些发达国家中的住房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平均每家已有一套或超过一套住宅。但各国普通住宅的建设量仍然居高不下，普通住宅的式样仍然不断翻新。1987 年柏林国际建筑展即以普通多层住宅为主，展出了著名建筑师矶崎新、黑川纪章、昂格尔斯、埃森曼、斯坦利、斯卡帕、克里埃、科尔哈斯等设计的多层住宅。1989 年日本福冈住宅展也得到许多名建筑师如矶崎新、鲍赞巴克、科尔哈斯、石山修武、哈迪特、利伯斯金、格雷夫斯、泰格曼、黑川纪章、叶祥荣、木岛安史等的参与。1987 年被联合国定为“国际住房年。”埃及、印度和许多国家的政府和社会团体为解决低收入者住宅问题进行了有益的工作，有的已收到一定的成效。新加坡和香港多年来根据本身的特点和条件切实为普通市民尤其是低收入阶层提供社会住宅，受到国际间的普遍赞许。

●粗略的比较

以上所说，主要是反映了发达国家中的情况。不同民族的建筑存在差异，不同地区的建筑活动存在不平衡。这类差异和不平衡，一方面妨碍了建筑的正常发展，成为贫国富国之间、发达与落后之间的一种标志。另一方面，却使世界建筑艺术更为丰富多彩，为各国建筑师多方面的探索和努力，留下了不同的途径和可能性。下面，试就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作一粗浅的比较。

第一，以美国和欧洲作比较。表面看来，美国的建筑活动较欧洲活跃，无论是现代主义在当代的发展，或是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兴起，美国都拥有著名的人物和代表作品。然而我们仍然看到，就建筑传统、文化底蕴，以及建筑创作与理论的严谨、踏实来说，美国实在不如欧洲。法国在“大革命”200 周年时所推出的一批建筑物，从卢浮宫的扩建工程到拉维莱特公园，从德方斯巨门到阿拉伯世界研究所，都达到了当代的高水平。巴黎尊重自己的传统，——宅的传统比美国深厚；但巴黎更重视创新，宅的创新比

美国扎实。巴黎不仅为法国，而且为全世界的建筑师的创作，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和园地。意大利的高楼没有美国的那么显赫，新的建筑也没有美国的热闹。但是，从当代意大利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所表现的理性精神和严谨作风中，我们看到由来有自的一股不竭的源泉。正是意大利和法兰西的源泉，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美国建筑师。

第二，以日本和美国作比较。詹克斯认为日本建筑已进入了世界建筑的前沿，似乎已有了“领导世界建筑新潮流”的意味。但稍为观察，确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地步。实际情况是，80年代中建筑思潮的中心舞台，无论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或解构主义的表演，仍然在美国，日本只是能迅速追赶这些潮流罢了。在具体的建筑创作方面，60年代东京代代木体育馆，实实在在提高了日本建筑的世界地位。80年代的筑波中心，也属世界范围内的佳作。但并没有引起像当年代木体育馆所引起的那样的世界效应，也没有把日本建筑的世界地位提高到最前沿的境地。矶崎新在某些方面仍然没有超过丹下健三，而丹下在80年代里（包括他的力作东京都新厅舍）也没有超越80年代以前的自己。在现代建筑的根基和实践方面，在摩天楼的设计方面，仍然是美强日弱。但是，日本有着自己的东方文化传统。这可能是日本建筑的一个优势。例如，在后现代建筑创作中（以矶崎新的作品与格雷夫斯的作比较），日本建筑师的作品就多了一些东方文化的柔情和气质，东西古今文化兼容并用，确比美国的更胜一筹。

第三，以发展中国家的今昔作对比。一部分发展中国的经济起飞或逐步改善，促使它们的建筑走向繁荣或开始复苏。它们已经有了第一批世界知名的建筑师。埃及的法西、斯里兰卡的巴瓦、印度的柯里亚和里瓦尔等，他们的理论和建筑作品，已被世界所承认和宣扬。有一些西方国家的建筑师来到东方的发展中国家搞设计，已不再能以西方的现代货色强加或赐与，而必须尊重当地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色。亚洲地区建筑师之间的联系和学术活动的开展，阿卡汗建筑奖对伊斯兰建筑文化的提倡和促进，是80年代中东方世界乃至全世界建筑事物中的重要事件。正是发展中国家中的建筑活动的发展和复兴，以及这些国家的许多建筑师在建筑创作中对本民族的新的建筑文化的探索与追求，使80年代世界建筑的多元化发展更为活跃、更为丰富多彩。西方建筑理论和模式统治世界建筑舞台和向发展中国家单向输入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有鉴于此，人们有理由预见，在90年代，东方建筑的成就和影响，将大大增强。有人还进一步指出，在世界建筑发展的道路上，未来的21世纪，将是东方建筑的世纪。这种观点较易为东方人所接受，但不会很快变为现实。在不远的将来，人们所能看到的，将是一个东西方建筑文化互相交流的时代，通过这种健康的、正常的交流，世界建筑将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1992年2月

于北京清华大学

· 目录 ·

1 国会大厦, 斯里兰卡, 1981	1
2 名护市厅舍, 日本, 1981	2
3 平壤人民大学习堂, 朝鲜, 1982	4
4 蒙澄拉德巴赫市立博物馆, 德国, 1982	6
5 波特兰大厦, 美国, 1982	8
6 华盛顿越战纪念碑, 美国, 1982	10
7 多伦多汤姆逊音乐厅, 加拿大, 1982	12
8 卡塞尔住宅, 德国, 1982	14
9 瓜拉丁加奴丹戎贾拉饭店, 1983	15
10 筑波中心, 日本, 1983	16
11 巴黎拉瓦雷新城宫殿公寓, 法国, 1983	18
12 亚特兰大高级美术馆, 美国, 1983	20
13 东京赤坂王子饭店新楼, 日本, 1983	22
14 雷诺汽车公司部件分配中心, 英国, 1983	24
15 普林斯顿大学胡应湘堂, 1983	25
16 广州白天鹅宾馆, 中国, 1983	26
17 伦敦午前电视台, 英国, 1983	28
18 阿姆斯特丹NMB 银行总部, 荷兰, 1983	30
19 利雅得国际空港, 沙特阿拉伯, 1983	32
20 芝加哥威克大道 333 号办公楼, 美国, 1983	34
21 里斯本卡洛斯一世大街办公楼, 葡萄牙, 1984	35
22 外交部大楼, 沙特阿拉伯, 1984	36
23 埃斯特雷马杜拉古罗马艺术博物馆, 西班牙, 1984	38
24 匹兹堡平板玻璃公司办公楼, 美国, 1984	40
25 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总部, 美国, 1984	42
26 斯图加特州立新美术馆, 德国, 1984	44
27 芝加哥奥海尔国际空港联合航空公司航站楼, 美国, 1984	46
28 果阿旅游饭店, 印度, 1984	48
29 蒂黑市天主教堂, 波兰, 1985	50
30 阿维若诺文化中心, 意大利, 1985	52

31	伊利诺州中心, 美国, 1985	54
32	路易斯维尔休曼那大厦, 美国, 1985	56
33	卡塔尔大学, 卡塔尔, 1985	58
34	圣玛士德大学, 泰国, 1986	59
35	伦敦劳德大厦, 英国, 1986	60
36	新德里巴赫依礼拜堂, 印度, 1986	62
37	汇丰银行大厦, 香港, 1986	64
38	里斯本阿摩利拉斯综合体, 葡萄牙, 1986	66
39	洛杉矶现代艺术博物馆, 美国, 1986	68
40	休斯敦明尼尔博物馆, 美国, 1986	70
41	华联银行中心, 新加坡, 1986	72
42	坦佩雷图书馆, 芬兰, 1986	74
43	拉希米亚尔汗清真寺, 巴基斯坦, 1986	76
44	巴黎奥塞博物馆, 法国, 1986	78
45	雅温得喀麦隆大学, 喀麦隆, 1986	79
46	巴黎科学城, 法国, 1986	80
47	国家商业银行, 沙特阿拉伯, 1986	82
48	纽约 3 号大街 53 号街办公楼, 美国, 1986	84
49	圣保罗国家信记银行办公楼, 巴西, 1986	86
50	塔瓦雅阿玛清真寺, 尼日尔, 1986	87
51	伦敦克罗画廊, 英国, 1987	88
52	华歌尔艺术中心大厦, 日本, 1987	90
53	东京大和国际大厦, 日本, 1987	92
54	名古屋市立美术馆, 日本, 1987	94
55	东京工业大学百年纪念馆, 日本, 1987	96
56	1987 年柏林国际建筑展览会社会住宅, 德国, 1987	98
57	奥斯陆努尔泽银行总部, 挪威, 1987	100
58	都灵曙光之家办公楼, 意大利, 1987	101
59	波哥大儿童博物馆, 哥伦比亚, 1987	102
60	巴黎阿拉伯世界研究所, 法国, 1987	104
61	台北文化中心剧院和音乐厅, 中国, 1987	106
62	北京图书馆, 中国, 1987	108
63	科尔多瓦意大利广场, 阿根廷, 1987	110
64	希腊银行太阳能托儿所, 希腊, 1987	111
65	巴黎拉维莱特公园, 法国, 1988	112

66	汉城世界贸易中心, 韩国, 1988	114
67	汉城奥林匹克村, 韩国, 1988	115
68	国立美术馆, 加拿大, 1988	116
69	海湾联合银行, 巴林, 1988	118
70	北海道水上教堂, 日本, 1988	120
71	国会大厦, 澳大利亚, 1988	122
72	新德里教育技术学院, 印度, 1988	124
73	荷兰舞剧院, 荷兰, 1988	126
74	拉丁美洲纪念馆, 巴西, 1988	128
75	开罗教育文化中心, 埃及, 1988	130
76	埃歌森剧院, 德国, 1988	132
77	贸易研修中心, 菲律宾, 1988	134
78	加拿大文明博物馆, 加拿大, 1989	136
79	纽约世界金融中心, 美国, 1989	138
80	卢加诺银行大厦, 瑞士, 1988	140
81	巴黎德方斯大门, 法国, 1989	142
82	韦克斯纳美术馆, 美国, 1989	146
83	巴黎卢浮宫扩建, 法国, 1989	144
84	维也纳屋顶加建办公室, 奥地利, 1989	148
85	巴黎巴士底歌剧院, 法国, 1989	150
86	维特拉家俱博物馆, 德国, 1989	152
87	奔达中心, 香港, 1989	154
88	雅加达达摩拉办公楼, 印度尼西亚, 1989	156
89	马里卡市初级小学, 塞内加尔, 1989	157
90	中国银行大厦, 香港, 1990	158
91	北京奥林匹克中心, 中国, 1990	160
92	迪斯尼世界海豚和天鹅饭店, 美国, 1990	162
93	开罗国际会议中心, 埃及, 1990	164
94	维也纳商业综合大厦, 奥地利, 1990	166
95	巴黎音乐城, 法国, 1990	168
96	上海新锦江饭店, 中国, 1990	170
97	波克什天主堂, 匈牙利, 1990	172
98	东京都厅舍, 日本, 1991	174
99	斋普尔博物馆, 印度, 1991	176
100	国立美术馆新馆, 英国, 1991	178

1. 国会大厦, 斯里兰卡, 1981
设计 Geoffrey Bawa





2. 名护市厅舍, 日本, 1981

设计 “象” 设计集团





3. 平壤人民大学习堂，朝鲜，1982



